

譯者序

這是一本美國人自己寫的，揭發美帝侵略陰謀和暴露美帝猙獰面目的著作。它可以使我們知道美帝在全世界擴張的實況，也可以使我們更深刻地瞭解美帝侵華陰謀的內幕與過程。因此，在今天全國抗美援朝的高潮中，這本書是特別值得介紹的。

原書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出版於紐約，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再版，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又出了第三版。在第二第三兩版中，作者都補充了一些新的材料。

著者喬治·馬立昂 (George Marion) 是一個進步的記者。他曾經供職於赫斯特系的紐約每日鏡報，後來辭職，寫了一本非常有力量的小冊子，『自由報業：一種壟斷的畫像』，把獨佔資本家操縱新聞的黑幕盡量揭發出來。他最近出版的『對共產黨員的審判』也是一本極重要的書。

從作者的序言中，我們知道本書在出版與發行的時候，受盡了美國獨佔資本家反動集團的干涉與壓迫，甚至連廣告都無法刊登。但是，正如班斯 (H.H. Barnes) 教授在『美國政治社會科學研究所年刊』中所說的：『假使許多主要的美國報紙拒絕刊登這本書的廣告，這更證明了它所包含的爆炸力量。……這不是一本等閒的書。它的確實的內容

是美國讀者從別處所不易得到的。』

本書的讀者對象是一般的美國人。著者希望把美帝國主義在全世界侵略擴張的真相告訴美國人民，讓他們知道美國的少數財閥與軍閥是造成今天世界緊張局面的禍首。他呼籲美國人民團結起來，打倒這批戰爭販子，改變美國的政策，這樣纔可以挽救美國，同時也可以使世界得到和平。

本書已經有過曹德謙先生的譯本（『基地與美國』，中外出版社一九五〇年六月出版），但是曹先生所譯的是第二版，譯文亦間有刪略。時代出版社所編譯的『美帝擴張圖』（一九四九年十月初版）也把本書的第十四章節譯出來，題爲『戰後美國「勢力範圍」一覽』。現在這個譯本是根據原著第三版翻譯出來的，中間刪去了幾處不合事實的段句。例如第十四章『美帝版圖』中，作者把東北和台灣以外的中國全部領土（二百二十八萬方英里）和人口（四億二千二百七十一萬人）都算進美帝統治的範圍內。這個數目字即使在一九四六年也是不符合事實的，因爲這把解放區的土地與人口都劃進美帝的版圖去了。書中關於這一部分的統計與文字都被略去。此外，第一章最後幾段關於美國外交的『心理』原則的討論，和第十六章中關於一九四六年華萊士事件的敘述，也被刪去。這些刪節，並不影響原書的內容和完整性。

最後，我要感謝吳允曾先生，他在本書翻譯的過程中給我許多幫助；同時也要感謝翁獨健先生，他在百忙之中替我全部校閱一遍。

鄺平章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

目錄

原序	一
第一編 遍佈全球的基地	五
第一章 史實與謊言	二
第二章 我們的軍事帝國	三
第三章 武器與計劃	四
第四章 強權的征逐	五
第五章 一統西半球	六
第六章 一個美國湖	七
第七章 海洋霸王	八
第二編 無限制的擴張	九
第八章 利潤與強權	十
第九章 門戶開放	十一
第十章 金元外交	十二

第十一章	大連事件的認識·····	一六
第十二章	統治而不兼併·····	一五
第十三章	美國的滲入·····	一四
第十四章	美帝版圖·····	一五
第十五章	反動的代價·····	一六
第十六章	我們的選擇·····	一七

原 序

如果在我們國內言論真是自由的話，這篇序是不需要的。但事實却並非如此。國會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正在公開地重寫人權法案；而且據我出版這書的經驗，使人感到另外還有些暗中的修訂也在進行着。

沒有一個出版商肯爲我出版這書，因爲在全國政治偏見極甚的氣氛中，我的書被認爲是站在一個爭執非常劇烈的問題的『不對』的那一面。當我不得不自己出版這本『美國主義的擴張』的時候，大資本家的狗腿子又從中阻撓我在市上出售。例如，『紐約時報』乾脆拒絕接受這書的付費廣告。（後來所謂『進步的』『紐約星報』——『紐約下午報』的後身——亦同樣加以拒絕。）因爲『紐約時報』的圖書欄影響市場很大，所以我就不避麻煩，請求該報發行人薩茲白格（A. H. Sulzberger）和編輯主任詹姆士（E. James）主持公道。他們既不肯翻案，對於他們的執行政治查禁，也不說明任何理由。

實際上，我們的幕後統治者就是要禁止這書。但這並不僅是一本書得不到出版的自由，而是一種觀點得不到發表的機會。今天的這批騙子祇要對我和我的作品加上一頂可

怕的帽子，就有充分的『理由』剝奪人權法案所給我的保障。可是有何道理你們讀者因此也被剝奪了聽我說話的權利呢？我們幕後的檢查官們有什麼理由把你們的思想加以防護的看管呢？

這問題的提出是切當的，因為我這書並不是為政治專家們寫的。它的對象是一般的美國人，或者毋寧說是每一個美國人。它所要證明的就是：

華爾街集團已經控制了我們的國家。這個集團同它的軍人中的盟友，還想同樣地要控制全球。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正在進行使美國軍力（經濟權力的甲冑）伸展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這種企圖已經在五六個國家造成內戰，並且無疑地將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

這個說法當然是與目前美國內政外交的官方理論相牴觸的。照官方的理論，世界局面的烏煙瘴氣，都是蘇聯有意造成的。本書將從『可信的』（即反蘇的）材料中找出證據來駁斥這種理論。它將提供事實，證明目前世界局勢的緊張應由曾是銀行家和華爾街的律師們來負責，這些人現在正是我們的主要『政治家』。

今天我的看法，的確不是一般人的看法。不過我想一旦弄明真相，一般人是會接受我的看法的。我寫這書用意就在此。我希望我的書能引起大家對於嚴重的世界問題作公正的公開辯論，更希望美國一般人民得到機會聽取反對『抑蘇』政策者所提供的事實。

我希望本書所提供的事實將要說服你們，使你們對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提出嚴

正『不贊成』的聲明，對盤據華盛頓的銀行家與海陸將領的聯合統治喊出『滾開，不許再來』的口號。但我所最希望的，這書能使你們認識帝國主義在一切所謂赤色恐怖宣傳中的毒手，這毒手將在未來的多少年中貽害於我們！

喬治·馬立昂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

第一編 遍佈全球的基地

第一章 史實與謊言

讀者，請放心。這本書的內容並不包含什麼世界和平的藍圖。它的目的祇在搜集一些基本事實，幫助一般美國人在決定國策時盡其應盡的責任。無論在我們國內或國外所發生的事情，我們每個人多少都要負些責任。當然，我們對於政府的實際影響，對於決定政府方針的發言力量，比不過摩根銀行集團的威尼（Whitneys）和拉蒙特（Lamonts）兩家的人；比不過權力遠超出控制美孚油公司的小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也比不過擁資數萬萬金元，獨佔鋁業、汽車工業、化學工業與金融的梅隆（Mellon）和杜邦（du Pont）家族。但是我們究竟還能發言。我們人多，假使我們能同心同意，那末我們的呼聲一定更響亮動聽。

爲了團結一致，我們必須學會看清我們的共同利益，掃除由於職業、種族、膚色、

宗教和一般心理狀態的不同，這些目前使我們分裂的種種障礙。不錯，工業界和金融界的幕後活動中，畢竟也有許多極大的衝突，然而，就是在劍拔弩張的關頭，他們却早已學會了如何取得妥協來保障他們的共同利益。他們人數少，因此他們比較容易解決彼此間的利益矛盾問題而達到步調的一致。對我們來說，是比較困難的。不過祇要我們向這目標努力前進，我們將得到很大的收穫。

對於國際局勢的更好瞭解，可以幫助我們促進我們的共同目標，最低限度可以幫助我們看清我們自己的利益所在。美國人民常常被稱譽為世界上最靈通的人。這絕對不是確實的。我們不過是消息最多而已。在五千多萬份的報紙裏，在幾萬種的廣播節目上，在千百種的雜誌和新聞電影的解說中，我們每天所看到聽到的無聊字句，是任何國家所比不上的。幾乎一切國內外大事無不可以在這逐日的億萬字句中找得出來。但要讀得足夠的書報雜誌，作為比較各種不同見解的基礎，我們就要費去全部的時間。若進而將時事與歷史背景參照，以求獲得正確的知識，那更非有專門訓練不可。我們的新聞出版業的老闆們從來不打算供給讀者以有系統的切合事實的報道；而實際上祇有這種報道才能幫助讀者瞭解真相。

這種多到發狂的新聞數量並不給人以真確的報道，它祇能混淆人們的視聽而已。報業和其他製造輿論的機關目的不是來教育我們，而僅是把我當作顧客。我們買的報愈多，他們的廣告費就愈高，於是賺的錢也就愈多。富有刺激性的故事與小題大作的驚人

標題，比起嚴肅的報道與每日時事的分析解釋，當然好賣得多。

此外，這種販賣新聞的混亂現象並非全屬偶然的事。輿論製造家們除了企圖銷售報紙與廣告之外，他們還懷有偏見。報業、廣播業和電影業都是大企業。這些『報道』工業同時又是更大的工業銀行業組合不可分的一部分，它們都受拉蒙特、梅隆、杜邦和洛克菲勒這一羣少數人的操縱與控制。這個對於國策有極大影響的少數人集團，和沒有說話機會的億萬美國人之間，是利益衝突的。在這個衝突中，輿論製造工業並不是中立的。他們爲少數人說話，爲有錢有勢的人說話。

有錢有勢的少數人從來是害怕無錢無勢的多數人的。遠在採用花錢很多的社會救濟設施以前，有錢的人已經發明慈善事業，捐助宗教與藝術，施捨麵包，提倡免費馬戲，來表明積財就是積德，以爲偽裝的慷慨好施，可以掩蓋他們的榨取與奴役。在同樣的傳統中，我們當代的輿論工業家們深怕提到『資本主義』這個名詞，他們故意抹煞美國國內存在階級鬥爭的事實，他們不敢談論美國爲奪取世界地位、權力與利潤而參加強權鬥爭。在他們的影響之下，一般關於美國國際地位的公開討論，都是幼稚可笑。這種討論沒有半點是可以啓發大眾的。他們幾乎不談市場與獨佔的真相，而談得最多的是空洞的所謂『美國的道義領導』。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杜魯門總統在就職後的第一次外交檢討中，宣佈了十二條道義原則，並且說這實際上就是美國的外交政策。全部高調總結在第一條中：

『我們沒有擴張領土的野心，也沒有自私自利的企圖。對於任何大小國家，我們俱無侵略的計劃。我們並不需要與任何其他國家的和平目的相衝突的目標。』

這個動人的聲明，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國際局勢異常緊張的時期中，始終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官方解釋與辯護。當然，我們的目標『無需』與其他任何國家的和平目的相衝突，祇要他們對於我們的目標的看法與我們的官方和報紙的看法完全一致。舉例說，我們公開聲明在佔領期間，美國而且祇有美國可以統治日本。各國若有異議，『美國的意見可以壓倒一切』。現在若是各國之中有一國覺得我們的統治實際上是把日本的物力人力與戰略要地造成純粹美國控制的軍事工具，那也『無需』成為摩擦的原因。不滿意的國家祇要閉口不言，摩擦就自然不會有了。

目前舉世所爭論的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的思想背景就是我們這種妄自尊大的十全道義感。支持馬歇爾計劃的兩黨政客們，都把這個計劃當作抵禦共產主義擴張的急迫『禍害』的堡壘。但他們不僅一口咬定這個『禍害』的存在，而且還要加上一種自鳴得意的自信心，認為我們的純潔動機使我們完全有權利把我們的力量伸展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去抵制這個『禍害』的『威脅』。

那不能算是擴張。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已經以小國權利的護衛者自任。我們是維護民族自決的武士。我們給予一切國家以自由選舉和麪包。當我們爲了這些事情而使用如國務卿馬歇爾所稱的『空前最大的軍力與軍事資源』的時候，那純粹是出乎博愛主義。

並不是爲了『替美國取得任何政治或經濟的特權地位』（這也是馬歇爾的話）。不，我們這樣做，唯一的原因就是這樣的世界才是我們所喜歡的。我們不爲我們自己要求什麼東西。我們祇是對全人類盡一份老大哥的責任而已。

我們的外交政策，簡單說起來，就是肯定美國決不會做錯事。這是道義高調的必然結論。這是脫離現實的，因爲國家間和個人間的利益事實上總是有衝突的。這種想法造成了一個幻想的世界，以爲這個世界裏有一個國家賦有最高權力和至上智慧。無論美國人在海外任何地方追求物質利益，無論美國公司在任何地方要求敷設油管，鑿掘油井，種植橡樹，建立航空路線或投資營利，美國的武力和國務院就從旁協助。假若有人敢於提議把這些活動全部公佈，把事實透露出去，那就要被認爲有損於我們國家的榮譽。

這種幼稚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原則特別阻止了我們討論政府本身所追求的目的，尤其是關於在全球各地海陸空軍基地的擴張。杜魯門總統外交政策的第一條原則似乎已經加了修改。實際上，它應當用頑童湯姆·蘇萊（Tom Sawyer）的語調改作：『我們沒有擴張領土的野心，也沒有自私自利的企圖。我們若有所求，那也祇是些別人不要的無用破舊基地而已。』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七日的『紐約時報』●社論，在作了英美兩國均無擴

●我之所以屢次引用『紐約時報』有好幾種理由：它所登載的國外新聞可以說比任何美國日報都多；它爲目前執政的人說話，並且密切地反映了他們的政策，因此專家們一定要把它看做半官方的而不是純粹獨立的報紙；最後，它裝出一套美國報紙所特具的天神一般的超然與『客觀』的姿態。它表達美國最有權力的金融工業利益的宣傳與預定的計劃。

張的辯護之後，又對我們關於要求基地煞費苦心的幼稚見解加以新的解釋：

『美國雖然想取得從前敵國所統轄的或接近敵國的若干基地，但所得到的，不是人口稀少不能自立或不能自治的島嶼，就是和目的相同的各國協商，像阿述爾(Azores)的情形，不能獲得同意時即行撤退。』

但事實證明我們並未曾從阿述爾撤退。我們留着不走，並且在一九四八年二月二日得到葡萄牙的『允許』，把拉根斯(Lages)機場在三年到五年的期間內繼續作為軍用。時間的限制是沒有什麼重大意義的。正如外交家們告訴『紐約時報』通信員西魯斯·薩茲白格(Cyrus Sulzberger)所說的：『美國可以在一個暫時條件之下永久佔用阿述爾基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里斯本訊)。

事實是我們派遣了軍艦到葡萄牙去示威。表示我們一定要得到繼續使用阿述爾的『允許』，否則我們就要不客氣了。我們終於在掩蓋的形式下達到了我們的目的，因為，正如葡萄牙的獨裁者薩拉柴博士(Dr. Salazar)當時告訴一位『紐約時報』的通信員的，葡萄牙已經劃入美國的勢力範圍了！這些事實是任何成年人所應該討論的。假如我們一開始就認為沒有什麼可以討論的；假如我們認為無需探究事實的真相；假如我們認為甚至我們在六十個其他國家的領土上要求基地，美國的精神感召也可以保證圓滿的結果；那我們就不會有理智的討論了。腦筋稍為清楚一些的國際貿易商人、外交家或國際問題研究家，絕不可能相信這種虔誠的鬼話。

第二章 我們的軍事帝國

我們所正在公開要求的那些小而舊的基地，平常認爲是一羣不重要的小島，就是一般人所模糊地知道的太平洋中部日本的委任統治地。但這些以往的日本委任統治地並不是無關重要的。它們一共有六百多個，並且分佈在太平洋中部佔了三百萬方英里的廣大海面！它們是由馬紹爾羣島、加羅林羣島、馬里亞納羣島（或稱拉德倫羣島）所組成的，其中包括戰時熟悉的地名如土魯克、巴勞、波納皮及雅浦等。一八九八年前它們是西班牙的屬地，後來轉歸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成爲日本的委任統治地。雖然陸地的總面積僅僅八百二十九方英里，人口大約只有八萬五千，但這個委任統治地從赤道伸展到赤道以北一千二百英里，而東西距離長達二千五百英里。它所控制的海面可以達到二千五百萬方英里。

這些島嶼現在都是在美國絕對管制之下的聯合國託管地區。可是這個託管地區，並不像許多人所相信的，就是美國要求用爲軍事戰略基地的核心。一般人對於美國建立帝國的真正範圍所知很少。或者更確當地說，真相在一般人中早已被小心隱瞞起來了。『紐約時報』通信員賴斯登（James Reston）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四日由華盛頓發出

的報道中這樣說：

『關於兩大洋中這些基地的前途，談判正在進行中。官方始終保持沉默，甚至不希望發表談判這一回事。』

恐怕這個『鐵幕』就是說明爲何一般人民，甚至極大部分的美國知識分子，對於美國的軍事行爲和野心知道的如此之少。據賴斯登的報道，我們正在佈置的戰略網可以說是全球性的。他說，實際上我們的談判代表們正在要求在各島嶼和各大陸的基地上獲得美國的絕對主權，使我們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控制大西太平洋兩洋。

『美國現在的政策不是走向以國際協商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像羅斯福總統所贊成的），而祇是打算在各島嶼和兩洋沿岸的主要港口上獲得美國海空的軍事權利。』

我們曾經（目前也還在）要求不僅日屬的島嶼，而且還有我們關係最密切的盟邦的屬地。例如，像賴斯登所指出的：『我們向英國所提出的不是要把太平洋的廣通（Carleton）、福那福提（Funafuti）及聖誕島（Christmas）作爲聯合國的基地，而是要英國將這些島的主權交給美國。』它們本來是英國的屬地，但現在已經照着美國的計劃受美國的控制了。

賴斯登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一日通訊中就已經報道說，這三個島一旦讓給美國，就將變爲『太平洋美國廣大防禦體系的一部分。其中一部分的主權將完全劃歸美國，一部分將由美英及其他太平洋國家共同管理，而一部分置於聯合國的安理會和託管理事會之

下」。可是美國還想限制英國、澳大利和紐西蘭，使它們降到次要的地位。賴斯登說，我們的談判代表們將首先決定那些島嶼的主權應歸美國，使這些島嶼和目前美國的其它屬地配合起來成爲具有決定性的連環基地。這樣美國才願意『在我們可以得到實際統治權的條件之下，將某些有戰略性的島嶼撥歸聯合國安理會；同時把其他沒有戰略重要性的島嶼交給聯合國託管理事會』。

這是再清楚也沒有的了。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美國最後向聯合國大會所提出的託管計劃，果然不出賴斯登所預料的總方案。杜魯門總統正式聲明，美國將爲這些島嶼的惟一管理者，單獨保持陸海空軍權利，並且把這些島嶼作爲『美國國土的一部分』來統治。但是以上所說的都過於偏重太平洋方面。我們必須指出，我們也同樣地要求把大西洋變成一個美國湖。像賴斯登所說的，我們的計劃是在『兩洋沿岸地區的主要港口中求得海空軍權利』。這地區包括亞洲、南北美洲、歐洲、非洲、甚至澳洲。簡單說，我們今天所要求的並不是一些人民『不能自立或自治的』人稀地荒的珊瑚島嶼，而是一個遍佈全球的基地計劃。

目前美國所要求的這些基地，祇有把它們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所建立的世界強權的體系聯系起來才會看出它們的意義。大體看來，我們所要求的不一定是新基地，而是想鞏固在過去五六年中所建立起來的軍事帝國。在戰時，隨着軍事的發展，大家已逐漸熟悉地球上各角落的古怪地名。可是我們還不大清楚，由於長期的海外擴張，這些地